

新
唐
書

二十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后妃列傳上第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郎守郎左奉直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敕撰

唐制皇后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儀昭容昭媛
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
二十七是代出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
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御皆有員次後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
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
尚儀尚服各二參今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然則尚矣禮本
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帷薄嚴奧裏謁不
忤于朝外言不內諸閫關雎之風行彤史之化脩故淑範懿行更
為內助若夫豔嬖之興常在中主棄禍既交則情與愛遷顏辭媚
熟則事為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
醜行已效反相而為好左右附之愴王其之狡謀鉗其悟先良誓

健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弑而喪
王室也至於楊氏未死立亂厥謀張后制中肅幾斂衽吁可嘆哉
中葉以降時多故矣外有攻討之勤內寡嫵溺之私羣閹朋進外
戚勢分后妃無大善惡取充職位而已故列著于篇

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竇氏京兆平陵人父毅在周爲上柱國尚武
帝姊襄陽長公主入隋爲定州摠管神武公后生髮垂過頸三歲
與身等讀女誡列女等傳一過輒不忘武帝愛之養宮中異它甥
時突厥女爲后無寵后密諫曰吾國未靖虜且彊願抑情撫接以
取合從則江南關東不吾梗武帝嘉納及崩哀毀同所生聞隋高
祖受禪自投牀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拯舅家禍毅遽掩其口曰
毋妄言赤吾族常謂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識不凡何可妄與人因
畫二孔雀屏間請昏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者閱數十
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二目遂歸於帝始元貞太后羸老有疾
而性素嚴諸妯娒皆畏莫敢侍后事之獨怡謹盡孝或淹月不釋

衣履工爲篇章規誠文有雅體又善書與高祖書相雜人不辨也崩於涿郡年四十五帝在煬帝時多畜善馬后見曰上性樂此盍以獻徒留之速罪無益也不聽頃果坐譴帝後見隋政亂多妄誅殛乃爲自安計數奏鷹犬異駒煬帝果喜擢位將軍因泣謂諸子曰早用而母言得此久矣帝有天下詔即所葬園爲壽安陵謚曰穆及祔獻陵尊爲太穆皇后始太宗生有二龍之符后於諸子中愛視最篤後即位過慶善宮覽觀梗欵顧侍臣曰朕生於此今母后永違育我之德不可報因號慟左右皆流涕乃享后于正寢它日幸九成宮夢后若平生旣悟潛然不自勝明日詔有司大發倉賑貧瘠以爲后報焉上元中益謚太穆神皇后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河南洛陽人其先魏拓拔氏後爲宗室長因號長孫高祖稱大丞相馮翊王胄祖裕平原公祖兕左將軍父晟字季涉書史超驍曉兵仕隋爲右驍衛將軍后喜圖傳視古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晟兄熾爲周通道館學士嘗聞太穆勸

撫突厥女心誌之每語晟曰此明睿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圖昏
故晟以女太宗后歸寧舅高士廉妾見大馬二丈立后舍外懼占
之遇坤之泰卜者曰坤順承天載物無疆馬地類也之泰是天地
交而萬物通也又以輔相天地之宜繇協歸妹婦人事也女處尊
位履中而居順后妃象也時隱太子豐閱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
謹承諸妃消釋嫌疑及帝授甲宮中后親尉勉士皆感奮尋爲皇
太子妃俄爲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
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
不對後廷有被罪者必助帝怒請繩治俟意解徐爲開治終不令
有冤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視如所生媵侍疾病輟所御飲藥
資之下懷其仁兄无忌於帝卒布衣交以佐命爲元功出入卧內
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
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呂霍可以爲誡帝不聽自用无忌爲尚書
僕射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間異母兄安業無

行父喪逐后无忌還外家后貴未嘗以爲言擢位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乎遂得減流越舊太子承乾乳媼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爲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輿疾以從宮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可自安疾稍亟太子欲請大赦况度道人被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脩福可延吾不爲惡使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爲豈宜以吾亂天下法太子不敢奏以告房玄齡玄齡以聞帝嗟美而羣臣請遂赦帝既許后固爭止及大漸與帝使時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久事陛下預奇計秘謀非大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因山爲壠無起墳無用棺槨器以瓦木約費送終是妾不見忘也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死

無恨崩年三十六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誠守者吾以自檢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朋宮司以聞帝爲之慟示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內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謚曰文德葬昭陵因九峻山以成后志帝自著表序始末揭陵左上元中益謚文德聖皇后

太宗賢妃徐惠湖州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歲自曉屬文父孝德嘗試使擬離騷爲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爲兮獨往孝德大驚知不可掩於是所論著遂盛傳太宗聞之召爲才人手未嘗廢卷而辭致贍蔚又無淹思帝益禮顧擢孝德水部員外郎惠再遷充容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且言東戎遼海西討崐丘士馬罷耗漕餉漂沒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也人勞者爲易亂之符

也又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尙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爲喪國斧斤珠玉爲蕩心醢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剗切精詣大略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帝崩哀慕成疾不肯進藥曰帝遇我厚得先狗馬侍園寢吾志也復爲詩連珠以見意永徽元年卒年二十四贈賢妃陪葬昭陵石室惠之弟齊暉齊暉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爲高宗婕妤好亦有文藻世以擬漢班氏高宗廢后王氏并州祁人魏尚書左僕射思政之孫從祖母同安長公主以后婉淑白太宗以爲晉王妃王居東宮妃亦進冊擢父仁祐陳州刺史帝即位立爲皇后仁祐以特進封魏國公母柳本國夫人仁祐卒贈司空初蕭良娣有寵而武才人貞觀末以先帝宮人召爲昭儀俄與后良娣爭寵更相毀短而昭儀詭險即誣后與母挾媚道壘上帝信之解魏國夫人門籍罷后舅柳奭中書令李義府等陰佐昭儀以偏言怒帝遂下詔廢后良娣皆爲庶人囚

官中后母兄良娣宗族悉流嶺南許敬宗又奏仁祐無他功以宮掖故超列三事今庶人謀亂宗社罪宜夷宗仁祐應斷棺陛下不窮其誅家止流竄仁祐不宜引庇廕宥逆子孫有詔盡奪仁祐官爵而后及良娣俄爲武后所殺改后姓爲蟒良娣爲梟初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實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爲婢安得尊稱耶流淚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日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別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死殊其尸初詔旨到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至良娣罵曰武氏狐媚讎覆至此我後爲猫使武氏爲鼠吾當扼其喉以報后聞詔六宮母畜猫武后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中宗即位皆復其姓

高宗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父士護見外戚傳文德皇

后崩久之太宗聞士護女美召爲才人方十四母楊慟泣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母肆其意止泣旣見帝賜號武媚及帝崩與嬪御皆爲比丘尼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它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廉知狀引內後宮以撓妃寵才人有權數詭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譽於帝故進爲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寢與后不協后性簡重不曲事上下而母柳見內人尚宮無浮禮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哀下伺帝至陽爲歡言發哀視兒死矣又譙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相讒媚今又爾邪由是昭儀得入其嘗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意久之欲進號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言妃嬪有數今別立號不可昭儀乃誣后與母厭勝帝挾前憾實其言將遂廢之長孫无忌

褚遂良韓瑗及濟瀕死固爭帝猶豫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素險側狙勢即表請昭儀爲后帝意決下詔廢后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爲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義門内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后見宗廟再贈士護至司徒爵周國公諡忠孝配食高祖廟母楊再封代國夫人家食魏千戶后乃製外戚誠獻諸朝解釋譏諫於是遂无忌遂良踵死徙寵煥赫然后城寓深痛柔屈不恥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己故扳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亦儒昏舉能鉗勒使不得專久稍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爲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因是召西臺侍郎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失海內望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許帝羞縮待之如初猶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初元舅大臣佛旨不閱歲屠覆道路目語及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

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爲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內禁殿譔定列女傳臣軌百僚新誠樂書等大氏千餘篇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分宰相權始士護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伯嫁賀蘭越石蚤寡封韓國夫人仲即后季嫁郭孝慎前死楊以后故寵日盛徙封榮國始兄子惟良懷運與元慶等遇楊及后禮薄后銜不置及是元慶爲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惟良司衛少卿懷運淄州刺史它日夫人置酒酣謂惟良曰若等記疇日事乎今謂何對曰幸以功臣子位朝廷晚緣戚屬進憂而不榮也夫人怒諷后僞爲退讓請惟良等外遷無示天下私繇是惟良爲始州刺史元慶龍州元爽濠州俄坐事死振州元慶至州憂死韓國出入禁中一女國姝帝皆寵之韓國卒女封魏國夫人欲以備嬪職難於后未決后內忌甚會封泰山惟良懷運以岳牧來集從還京師后毒殺魏國歸罪惟良等盡殺之氏曰蝮以韓國子

敏之奉土護祀初魏國卒敏之入弔帝爲慟敏之哭不對后曰兒
疑我惡之俄貶死楊氏徙鄧衛二國咸亨元年卒追封魯國謚忠
烈詔文武九品以上及五等親與外命婦赴弔以王禮葬咸陽給
班劍葆仗鼓吹時天下旱后僞表求避位不許俄又贈土護太尉
兼太子太師太原郡王魯國忠烈夫人爲妃上元元年進號天后
建言十二事一勸農桑薄賦徭二給復三輔地三息兵以道德化
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費力役六廣言路七杜讒口八
王公以降皆習老子九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十上元前勲官已
給告身者無追覈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稟入十二百官任事久
材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滯帝皆下詔略施行之蕭妃女義陽宣城
公主幽掖廷幾四十不嫁太子弘言于帝后怒酖殺弘帝將下詔
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后欲外示寬裕劫人心使歸已
即奏言今羣臣納半俸百姓計口錢以贍邊兵恐四方妄商虛實
請一罷之詔可儀鳳三年羣臣蕃夷長朝后于光順門即并州建

太原郡王廟帝頭眩不能視侍醫張文仲秦鳴鶴曰風上逆砭頭
血可愈后內幸帝殆得自專怒曰是可斬帝體寧刺血處邪醫頓
首請命帝曰醫議疾烏可罪且吾眩不可堪聽爲之醫一再刺帝
曰吾目明矣言未畢后簾中再拜謝曰天賜我師身負綰寶以賜
帝崩中宗即位天后稱皇太后遺詔軍國大務聽參決嗣聖元年
太后廢帝爲廬陵王自臨朝以睿宗即帝位后坐武成殿帝率羣
臣上號冊越三日太后臨軒命禮部尚書攝太尉武承嗣太常卿
攝司空王德真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慘紫帳臨朝
追贈五世祖後魏散騎常侍克己爲魯國公妣裴即其國爲夫人
高祖齊殷州司馬居常爲太尉北平郡王妣劉爲王妃曾祖永昌
王諮議參軍贈齊州刺史儉爲太尉金城郡王妣宋爲王妃祖隋
東郡丞贈并州刺史大都督華爲太尉太原郡王妣趙爲王妃皆
置園邑戶五十考爲太師魏王加實戶滿五千妣爲王妃王園邑
守戶百時睿宗雖立實囚之而諸武擅命又諡魯國公曰靖裴爲

靖夫人北平郡王曰恭肅金城郡王曰義康太原郡王曰安成妃
從夫諡太后遣冊武成殿使者告五世廟室於是柳州司馬李訥
業括蒼令唐之奇臨海丞駱賓王疾太后脅逐天子不勝憤乃募
兵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陳勘之據州欲迎廬陵王衆至十萬楚
州司馬李崇福連和盱眙人劉行舉嬰城不肯從訥業攻之不克
太后拜行舉游擊將軍擢其弟行實楚州刺史訥業南度江取潤
州殺刺史李思文曲阿令尹元貞拒戰死太后詔左玉鈐衛大將
軍李孝逸爲揚州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三十萬討之戰于高郵前
鋒左豹韜果毅成三郎爲唐之奇所殺又以左鷹揚衛大將軍黑
齒常之爲江南道行軍大總管并力訥業興三月敗傳首東都三
州平始武承嗣請太后立七廟中書令裴炎沮止及訥業之興下
炎獄殺之并殺左威衛大將軍程務挺太后方怫恚一日召羣臣廷
讓曰朕於天下無負若等知之乎羣臣唯唯太后曰朕輔先帝踰
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

棄羣臣以社稷爲託朕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爲戎首者皆將相
何見負之遽且受遺老臣伉戇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合亡
命若徐敬業乎宿將善戰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不利於朕朕能
戮之公等才有過彼蚤爲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詒天下笑羣臣頓
首不敢仰視曰惟陛下命久之下詔陽若復辟者睿宗揣非情固
請臨朝制可乃治銅匱爲一室署東曰延恩受干賞自言南曰招
諫受時政失得西曰申冤受抑枉所欲言北曰通玄受讖步秘策
詔中書門下一官典領太后不惜爵位以籠四方豪桀自爲助雖
妄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
實材眞賢又畏天下有謀反逆者詔許上變在所給輕傳供五品
食送京師即日召見厚餽爵賞歡動之凡言變吏不得何詰雖耘
夫蕘子必親延見稟之客館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故上變
者徧天下人人屏息無敢議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太后以爲美祥
赦其縣更名慶山荆人俞文俊上言人不和疣贅生地不和堆阜